

汽車旅館

那天放學後，我穿著我的制服襯衫和死亡之吻，和姍姍一起躲在校車底部的車廂，和那些堆在角落的輪胎、滅火器、千斤頂、車窗擊破器、螢光角錐，一起搖搖晃晃顛波著。現在想起來，我們兩個，有一種十七世紀漂泊在大西洋的黑奴、躲藏在甲板夾層的墨西哥偷渡客的印象，這絕妙的方法最早是阿幹告訴我的。「首先你要買一杯飲料，福利社沒有賣的那種。」我從仁愛樓一路走到廉恥樓，最後用一杯全糖全冰的奶茶三兄弟成功買通二年九班的車長，他用粗吸管啾一聲插進去，吸了一大口，然後拍拍我的左肩，用那同時塞滿珍珠和布丁和仙草的倉鼠嘴說，只要有我在，學弟，今天車裡就沒有多餘的人，沒有任何人躲在客座底下的隱密空間。

雖然大概不會讓人起疑心，但保險起見，我還是提議下車後兩人不要走在一起。「等一下我走前面你走後面。」記憶中那個下午，天空亮得不可思議。當校車開上高架橋，我暗自在心中祈禱白天提早結束，因為夜晚至少隱蔽一些。我摸了摸放在口袋的保險套，小小一包鋸齒狀，好像薄荷口香糖，昨晚花了一點時間才從爸媽房間的床頭櫃抽屜裡偷出來的，但這要怎麼用？是像沙丁魚、凱薩沙拉、切一半的酪梨用保鮮膜拉開褶摺皺皺包起來那樣嗎？

「所以要怎麼走？」姍姍問我。這是她今天第五次問這個問題。我用手撫摸我的死亡之吻，摸了摸鞋舌邊緣的麂皮、蛇皮、駝鳥皮拼接，玫瑰色的裝飾壓紋。「就跟剛剛說的一樣，」我說。「越過高架橋之後，不要走南陽街，走左邊那條車子進不去的小巷子，跨過私人停車場，沿著人行道走，避開人潮，橫切到百貨公司的後面，旅館就在那裡。」由於空間狹窄，我們只能用扭曲的姿勢蹲坐，雙手抱大腿坐，偶爾變換成盤腿。車廂悶熱無冷氣，汗水從額頭流到臉頰，輪子死命的旋轉，引擎聲忽大忽小，轟鳴聲持續著，久了卻感覺相當安靜。

姍姍化了妝，雖然光線陰暗但我幾乎可以確定。四個月前我們在一起時，高一還沒過一個學期，她已經是班上唯一會化妝的女孩。每當她從走廊經過，像是彗星，班裡的男生們將會愣住，從轉身運球過人或無謂的纏鬥場面停止下來。姍姍的臉容總有霧面粉光，輕盈，熱帶植物的女性賀爾蒙氣息之中，帶有一種神秘的、古希臘神殿的莊嚴，這使得姍姍身旁那些，下課時成群結隊手勾手上廁所、午休時間圍桌吃鐵製便當、體育課偷偷躲在光影連綴變幻樹蔭下嬉笑怒罵的同齡女孩們，顯得黯沉、沒有光澤……在那情慾不被允許流動的天主教學校，她們可能是唯一，敢於把淫蕩風騷打出牌面的人。她們把寬寬的制服褲改成窄管，鮮豔的紅色鋼圈蕾絲內衣、細肩帶，從白襯衫透出粉嫩的色澤。當下擺被改短一小截的白襯衫，在一陣風、一個轉身、一個彎腰之間，那樣自然而不著痕跡的，飄了起來，露出一小截白皙的身體。這個時候，姍姍心裡知道，身旁的男孩子會用眼角餘光看在眼裡。而其中若有思想純潔之人，她更要讓他們知道，這個世界和他們想像的，是不一樣的。

那些發生在姍姍臉上的一切，關於遮瑕、散粉、眼影、毛膏，色號與色號之間，對於一位16歲處男而言，是過於細節、過於繁複的，只是感覺微微的暈眩，一種中暑的感覺，非常像當時的物理考卷，那種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」的經典題型：

(A) 地球到太陽的距離正以宇宙膨脹的速率隨時間而增加 (B) 越近處的宇宙現象顯示的是宇宙演化越早期的樣貌 (C) 在目前已觀測到的電磁波訊號中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並

不是最古老的訊號（D）在沒有光害的高山上最適合用 X 光望遠鏡觀測星系碰撞，如夏威夷的毛拉基亞山（E）人類至今還沒有發現 140 億年前宇宙大爆炸後不到一兆分之一秒急速擴張的直接證據

我記得這題目，曾令我撓頭苦思，但我不是在想答案，我只是發現，那些錯誤的或者我無法知道對錯的選項，似乎比答案揭示了更多：它們似乎揭示了世界的邊界。雖然那些邊界其實跟我沒有關係，因為那都是別人的邊界，是牛頓的，哥白尼的，伽利略的，什麼什麼托勒密的，什麼什麼格拉斯的，而不是我的。真正屬於我的，我的世界的邊界，是在美國街。基本上你從台北的每條路都能抵達那裡，如果是搭 5 號校車，過捷運站後右轉，停車場對面那條就是了。我還記得第一次逛美國街時，看到一間一間緊緊相接的潮流服飾，光線明亮的櫥窗裡，星圖一樣展開，美式街頭風、日式古著風、公路重機風、滑板嘻哈風、裏原宿暗黑風…

知識可以使人脫離平窮，可以改變人的命運，那又怎樣？穿潮牌可以決定我是誰，我要成為什麼人。潮牌就是我存在的意義。當我在學校運動外套裡面穿上我的「藍荊棘」連帽外套，那些不規則的尖刺圖騰，群刀亂舞，光是從袖口和領子露出一點點，足以讓校園裡所有男同學的眼睛熠熠發亮；當我在星期二穿上我的「銀破壞」去升旗典禮，那整雙鞋，像是蘇聯時代廢棄的太空梭，銀色鞋身在陽光下格外耀眼，當你湊近看，這麼新的一雙鞋看起來卻那麼舊，外皮磨損，內襯脫線，我敢說這種設計，全校沒有人見過。

另一件藏在我衣櫃最底層，用三層防塵袋嚴密包覆的「世界大戰牛王」，可是貨真價實的夢幻逸品。經典 503 版型，集破壞、夜光、潑墨、刷漆、印刷、火燒等工藝於一身，要價 300 杯珍珠奶茶，除了鑲嵌釦丁、隱藏口袋，還有脫線和燒破痕跡，側邊有左輪手槍圖樣，後側大腿有個血手印，其中一邊褲腳短了一截，邊緣焦黑，殘破不堪，像是遺落在戰地途中……這可不是創意那麼簡單。創意太廉價了，在世界大戰牛王這真正的夢幻逸品面前，創意只是扮家家酒。別人是把想法穿在腳上，而我穿在腳上的，是戰爭啊，是人性啊。

那時候其中一個流行單品是所謂的「玩偶鞋」，以高筒球鞋為基底，鞋帶處長出一具立體的玩偶，非常厚重，等於是把毛茸茸的玩偶穿在腳上。我一雙接著一雙，買了好多款送給姍姍，到後來，她的鞋櫃已經被玩偶軍團全面佔領，黑猩猩、中國熊貓、迷彩泰迪熊、花紋豹、粉紅貴冰，還有火焰滾輪、金色翅膀、透明玻璃鞋…當她穿著「花紋豹」走在校園裡，長滿青苔的石階廊道，斑駁的國父銅像，睡蓮鐵鏽蓮一葉蓮的中庭步道，晃晃蕩蕩，鞋跟彎著一條性感的豹尾巴，輕浮的搖擺，在我們那日治時期流傳下來的百年古典學院，那甚至有一種禁忌的快感。

有一次我帶著姍姍去美國街，沒有特別目的，只是例行性的品牌巡查，遠遠的，一位私立學校男生與我們迎面走來。他身上那套清澈亮眼的湖泊綠制服套裝，是出了名的壞孩子學校，翹課、刺青、鼻環、抽煙、飆車，甚至有毆打老師的傳聞，那真是另一個世界。不過那男生，陽光爽朗，全身白皙，俐落的平頭剛剪過，個頭高挑，足足比我高出一顆頭，不算壯但絕對是有練過的身材，看起來完全沒有「壞」的氣息。我那天穿的是當時最流行的斑馬紋編織鞋（每晚必須用牛骨梳將表面堅挺的馬毛理順），姍姍則是穿著最新款的玩偶鞋（一隻中國熊貓在她腳下晃來晃去），而那男生，我注意到，穿著一雙全白色低筒帆布鞋，隨便一間量販店都買得到，非常平庸的款式。當我們越走越近，他盯著姍姍看，打量著她，於是我用

在姍姍主動閉上眼睛後，我才慢慢理解發生什麼事，這可以說是我從很小就在幻想的一刻。周圍安靜了下來，只有偶爾翻頁的聲音。我回想著小時候看過的愛情電影，勾勒出一個想像中的連續動作。像是咀嚼，像是哺乳，很輕很輕的。這是我的初吻，我對著自己宣告。是的，我的初吻，獻給了姍姍。

但是在那一刻，發生了我難以想像的事。在幾微秒的尺度之間，有一個未知的東西硬生生闖了進來。不同於姍姍的上嘴唇和下嘴唇，它是更粗糙，更殘暴，更有攻擊性的。喇舌——後來我在一首流行歌的歌詞中，才開始用語言去理解這件事，但在當時我毫無招架之力，或者應該說，超出了我的理解。當姍姍將它的舌頭伸進我的嘴中，我先是腦袋一片空白，接著，我感到難以抑制的悲傷。

我知道在那舌吻的深處，存在著別的東西。

我排在K書中心門口汗流浹背的隊伍中。

我想起了私校男孩。

想起他俊俏的臉龐，俐落的平頭，精實的肩膀。

有一刻，我感覺真正和我接吻的人，其實是私校男孩。

紅燈亮起，校車在快速道路的下橋處停了下來。車門緩緩打開，我聽見氣體卸掉的聲音。我下車後，許許多多和我穿著一樣制服的高中生也都下車了。我們穿過停在橋上的其他車輛，在紅燈倒數之間走下了橋。我知道姍姍就在我身後這群人之中，默默地，安靜地，跟著我的背影走。

一拐進巷子，轟鳴的車流聲消失了，整個空間靜了下來。私人停車場停了一些車，就和過往一樣。我常思考這些車的車主究竟是誰？他們都是在怎樣的時刻發現了這個停車場的隱密存在？

天空是灰色的，月亮在不遠的上空掛著，感覺伸手就能碰觸到。我想，很快就要進入黑夜。

這時，賴品傑和戴靖瑜出現在我眼前。

「哎唷，好巧啊。」賴品傑說。戴靖瑜露出奇怪的笑容，書包反背。

「幹白癡哦。」我說。

我突然緊張了起來，只是姍姍還是從後面出現了，她對兩人打了招呼。我假裝沒看到她。

「你們兩個……？」戴靖瑜說。

「誰？」我問。

「不會這麼巧同時出現吧？」賴品傑說。

這時姍姍說她補習要來不及，直接走掉了。我鬆了一口氣，準備編個藉口，打算去到隨便哪個看不到這兩個麻煩鬼的地方。

「要不要抽？」賴品傑。

「不要。」我說。

我頭也不回的掉頭走開，這時卻發現天色已經暗了下來。路口的便利商店發出刺眼的光線。姍姍不見了。我繼續朝預定的路線走去。

一間一間熟悉的商店從我身邊晃過。沒有人的眼鏡行，店面面積卻出奇的大。所有的補習班都只有招牌，黏在騎樓天花板，必須經過好幾層往上或往下的樓梯才能到達。應有盡有的光華文具店，燈光比便利商店還要刺眼。開在圓形路口的，一樓是遠傳電信，二樓是星巴克，三樓是美甲店，四樓是火鍋店，整棟樓的店將會在未來九年間不斷汰換，直到十年後的都更計畫將它拆除殆盡，而我則會很遲很遲才發現這件事，彷彿我對整個城市都事不關己。

這將成為不爭的事實。

旅館大廳的門是霧面的白色玻璃，上面掛著春聯，我猜這也許是廉價旅館的特色。旅館旁邊有一座小橋，橋下是一條奇怪的河，不過比起河更像水溝，黑黑的，稠稠的，得過世界專利的可口可樂寶特瓶飄在水上。門邊有一個室內的空地，有些機車停在這裡。那時我還不知道兩年後我也會停車在這裡。

姍姍坐在一旁等待，看到我的出現卻並沒有反應。我想她是機靈的。櫃檯的男士話很少，所有的手續完成只需要問三個問題，一副綁著房門號碼的鑰匙就放在我手裡了。台幣七百元對一個高中生而言，是一個需要思考的數字。

電梯搖晃的很嚴重，甚至到需要懷疑是否發生地震的程度。我一個人走出電梯，朝三樓走廊的盡頭走去。暗紅色的毛絨地板有許多污漬和刮痕的痕跡，我的死亡之吻也留下了其中幾條。我把鑰匙插進倒數第二間房間的門，來回轉了好幾圈才成功打開。隔壁房間的電視節目開得非常大聲，我瞬間發現這是個聰明的招數。

房卡觸發了整個房間的電源。我看見了雙人床，看見了電視和浴室，桌子上放著保險套和熱水壺。最讓我不解的是牆上的壁畫，是個阿爾卑斯山上的房子，周圍的山巒也包括在內，呈現一種怪異又刻意的情調，不過我想這樣的價格不容許抱怨的餘裕，然而過了一下子之後，我開始覺得這間房間相當可愛。

姍姍在我忙著選擇電視頻道的時候走了進來，似乎有些雀躍，畢竟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。我想像自己是一位企業家，躺在堆高的枕頭上看電視，不過電視播放的東西沒有任何意義，重要的是，這小小的空間讓人放鬆下來。不再有任何人會出現或耳語，可以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，只要我們想。

洗好澡後，姍姍的身體散發著熱騰騰的水氣，讓我想要一口咬下去，而我的確這麼做了。我從來沒有體驗過這麼完美的雙人床。這張純白色的雙人床象徵世界上所有無法觸及的一切。極光，冰河，土星環。十六歲的我，十五歲的姍姍。在這裡的我們彷彿是一種見證。

「等一下。」姍姍按住我正在解開內衣的手。

她說有一些事，她想要讓我知道，但我要先答應她不會生氣。

我說我在聽。

她說很久以前，遠在她遇見我之前，念的是一間私立國中。那學校早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蓋的，他的墳墓就立在校門口，白色的大理石雕佈滿落葉。在教學大樓旁，有座大教堂，禱告日就在那裡進行，歌德風格的彩繪玻璃，映射出天堂般的光芒。他們也有升旗典禮，但唱的是聖歌，不用唱國歌。學校明文規定禁止談戀愛，男孩一律平頭，女孩穿長褲，日子豐饒而平靜，彷彿中世紀的生活。那時候姍姍還不叫姍姍，她叫伊莎貝爾，是修女為她取的聖名。她和另外三個女孩，當時已經有某種小圈圈姐妹會的概念，經常聚在一起打情罵俏、交換情報。

那時除了她們四個，伊莎貝爾、喬安娜、葛蕾絲、奧利維亞，其實還有第五個姐妹，叫凱薩琳。根據姍姍的描述，這個凱薩琳，給我一種隱藏版的印象。首先她不是無時無刻都出現，比如她們四個放學去逛手機吊飾和耳環店，姍姍會傳簡訊跟她們講好，說買來的飾品要隔一週才能戴在身上。每個星期四下午第一節課，喬安娜會在球場旁邊塞兩張紙鈔給凱薩琳，告訴她零錢不用找，每次上完體育課就有四瓶寶礦力水得整齊排列在籃筐底下，冰冰涼涼，露水沿著瓶子滴在手上，姍姍一直以為是喬安娜去買的。「我曾經非常同情她，但原因不在於她不夠風騷。」姍姍說。事實上凱薩琳的身材極好，可以說是五人當中最好的一個。前凸後翹，上半身豐滿，下半身纖細，衣服改了紅內衣也穿了。真正的原因是，在凱薩琳的身上，有著某種深深刻鑿在命運中的，難以撼動的，無法靠把衣服改窄或改短就能改變的事情。

「很怪，你會覺得很奇怪。她的五官，好像不是人類的樣子，那種歪斜，那種不對稱之感……有一次，我看著凱薩琳的臉，我在心中認真想著，也許上帝並不存在。」

有一次早自習，姍姍正在座位上梳頭髮、戴隱眼，一位穿軍服的教官突然走進教室，她連忙把鏡子收起來。教官也沒說什麼，只是把門打開，稍息站在一邊。隨後一堆不認識的大人走了進來。學務處主任、教務處主任、總務處主任，其他的中校教官、少校教官、上尉教官，然後是校長副校長，搞得教室門口像是總統就職典禮。這時，一位穿著西裝領帶的男孩被護送著，進入教室。校長走上講台宣布，這是新來的轉學生，今天起他會和你們一起上課，大家可要好好照顧他。

那是姍姍第一次見到私校男孩。入學第二天，修女為他取了新的名字，叫聖約翰，後來大家都叫他約翰。

這個約翰，根據姍姍和姊妹們私下交叉比對，應該是生在一個相當神秘的家族。喬安娜就說，她曾經看到一台全黑色的加長型轎車，電影裡那種啊，感覺車裡一整櫃的黑蘭姆酒、麥芽威士忌、荷蘭琴酒、金色龍舌蘭，煤油燈搖搖欲墜的燭火下，上演著調酒特技。那車停在離校門口兩個路口的樹蔭下，她看見約翰下了車，鞠躬目送車子離開，然後繞小路拐進校門

口。還有一次午餐時間，凱薩琳說，她看到幾個男同學拿著便當盒，在約翰前面排成一列。他們的午餐頂多是炸雞排、滷排骨、豬腳的廉價菜色，但約翰那天帶了一隻烤羊排。那羊排看上去是非常頂級的肉啊，甚至不用烤到全熟，骨頭邊有一些滲血，香得不得了。一個信仰狂熱的同學，拿著帶血的羊小排在教室後門寫上「神愛世人」四個字，把凱薩琳嚇哭了，修女看到後罰他站一節課，但隔天給他記一支嘉獎。

很快的，姍姍感覺到她和約翰之間，有著一些什麼。那種不經意的眉來眼去，想找任何機會交談的慾望，即便只是沒有深度的早安、你考幾分、要不要幫你買飲料，似乎都只是同一種表白的變奏：我想要你。姍姍沒和姐妹們討論過，不只是因為當時這一切對她而言，太過於無法描述，也是因為她能隱隱感覺到，她和喬安娜、葛蕾絲、奧利維亞，四個人共享著同一種情愫，四個人同時喜歡著約翰，然而那並不是一種隱密的競爭，而是某種堅不可摧的自信。她們知道在這小小的班上，自己是唯一能被喜歡的。最美的，最有資格的，無庸置疑。所以後來當姍姍告訴她們，她和約翰已經在一起了，她們不但沒有生氣，反而有種勝利之感。

他們在一起的第一年，日子翩翩起舞，充滿著浪漫與激情。白天和鐘響時刻，她們是同班同學，夜裡或桌子底下，她們是熱戀情侶。初次談戀愛，姍姍第一次體驗被另一個人擁有的感覺，思念和擔心著另一個人的感覺。那個冬天，約翰突然患了胸病，體腔劇烈疼痛，住院了一個禮拜，姍姍無法去醫院探望，只能偷偷摸摸傳簡訊關心，等到眼淚流乾了，暗自閉眼禱告。

那個學期末，學校辦了短期的出國交換，將到美國西岸的語言學校住上兩個月。為了和約翰一起去，姍姍帶了一張報名簡章回家，但那高額的費用差點鬧出家庭革命。最後成團的十幾個同學中，除了約翰和凱薩琳之外，她沒一個認識。出國前，凱薩琳看到姍姍失魂落魄的樣子，大大擁抱了她，告訴她有我在，沒有什麼好擔心的。

在那只有滑蓋掀蓋手機的年代，姍姍沒錢打國際電話。中午用餐時，總是心想著地球另一邊的美國夜景。那是不是像電影裡那樣，有夜晚的高樓大廈、巨型的夢幻遊輪、無限綿長的公路？那段日子，時間過得非常慢。姍姍拿起美術課用的剪刀，對著鏡子裡的自己，將頭髮剪短一大截，看它多久才能長到接近心臟的位置。即使在約翰回國之後，她依然反覆閱讀那封從加州寄來的明信片，背面有著壯闊的海灘與峭壁，字跡潦草但是無所謂。

約翰說總有一天，他想帶姍姍去美國看看。

等到頭髮終於長到抵達姍姍的心，已接近暑假，約翰也已經回國好幾個月了。長假前夕，學校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禱告日，請來司儀、唱詩班、赫赫有名的神父。教堂裡鋪滿紅色地毯，所有人坐在長型木椅上，姍姍看到有人抱著花束。約翰就在她旁邊。他穿著黑色西裝，她穿著百褶裙，在那唯一允許盛裝打扮的日子，姍姍覺得他們就像大人一樣。如今她不想再躲躲藏藏。在上帝面前，沒有什麼是不能被原諒的吧，姍姍心想。

悠揚的聖歌響起，迴盪在整個教堂中，東側的彩繪玻璃，瞬間折射出七彩的光芒。想到曾經發生的種種，她與約翰的相遇，姍姍不禁繃緊雙手，百褶裙的工整摺痕，被她這樣一抓，錯亂了線條。她感覺到裙的下擺，拂著自己的小腿微微上揚，一道沁涼的風吹入裙子裡。是的，在不久後的將來，姍姍會將裙子裡那個部分的自己，獻給約翰。那彷彿是她最深最深的

秘密，就連上帝也不能詔示或窺見的，屬於她的意志。她看著約翰的側臉，那樣的立體、明亮，兩人背影金黃色的加州夕陽下，漫步在峭壁環繞的沙灘上……

「有件事我一直沒跟你說。」約翰突然說。

姍姍聽見唱詩班連續升了好幾個音階，其中幾人把雙手高舉空中。

那時候我不知道我怎麼了，約翰說。妳有看過美國的龍捲風嗎？一開始只是小小的旋風，頂多落葉和寶特瓶滾來滾去，但美國那麼空曠，那麼大，那旋風一下子就變得超巨大，不只是屋頂，整個房子的棟樑都被連根拔起，汽車，衣櫃，小孩子，他們養的牛啊、羊啊，全被捲進空中，果汁機一樣亂糟糟的旋轉。

是衝動，是意外，還是命中注定？這些我都想過。我不是要為自己找藉口，但有些事情難以抗拒，妳可以理解嗎？有時你做這某件事，不是為了某種目的，就像沒有人會說『龍捲風是故意的』。大自然是沒有意識的，沒有價值判斷，它自然發生。它『就是這樣』。

這幾個月，我想了很多。我在大雨時扔下雨傘，我在禱告日偷偷睜開眼。我問自己，我是真心愛著伊莎貝爾嗎？還是我錯把贖罪當作愛？不，唯有這件事，我看得非常清楚。我知道我愛著你，純潔地愛著。污穢的是我的所作所為，不是我的心。

於是我做了一件非常殘忍的事，我原諒了我自己。

我原本可以做到，繼續隱瞞下去，守在記憶的最深處，直到有一天我意識到，八十年後，我將帶著這個秘密死去。這真的是我想要的人生嗎？帶著一種詭異的溫柔，彷彿守護天使的姿態，只為了不讓人受傷，直到死去？

那天晚上，當我離開凱薩琳在美國宿舍的床時，我躲進廁所哭了一場。『啟動』——這我能用語言第一個想到的詞。不是『背叛』，不是『拋棄』，不是『後悔』，而是『啟動』。我聽見轟轟運轉的聲音，什麼東西被釋放了出來。我感覺自己正在加速前進。這個世界再也不會和昨天以前一樣。

即使在最幸福的時刻，我也感覺無比寂寞。每一天我都能再次看見那天晚上的一切。昏暗的光線、棉被乾燥的氣味、稱得上清醒的頭暈目眩、遠處公路上一台貨車載著鋼筋水泥呼嘯而過……

回憶到這裡，姍姍停頓了一下。在她最後的描述裡，約翰告解完後，她像是英雄電影結局的場景，「頭也不回」離開了教堂。暑假過後，她已轉學到另一個公立學校，從此沒見過約翰。新學校沒有禁愛令，她搞了個大解放，在兩年內交了六個男朋友。這種事不太是多數人對一個人情史的想像。
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算了一下，我是第八任。

多年以後，我已不記得當時我得知這件事之後發生的事。我的雙手是否有繼續解開那件內衣的扣環？後來在那廉價旅館房間珍貴的獨處時間，我們究竟做了什麼？我不記得了。我只知

道，我和姍姍之間，有一些東西崩塌了，裂開了，歪斜了，也或許只有我一人。那個年紀的我們，如此清純，山泉水一樣酣暢，然而姍姍的證言卻像古老的預言家，過去現在與未來，彷彿通曉一切的存在，我當時的處男心裡，留下了某種難以言喻的位移。

請原諒我們另一半的過去——成人以後，像這樣的孩提式的話題，聽起來都像是有一種不成熟的顫音抖動。那些過去的事實性，牢不可破，那樣真理的詔示在眼前。但這對一位十六歲的高中男孩而言，豈是可以理解的？過去的不可改變，在漫長的「在一起」時光之中，是一種自我說服之路。那是關於，我要如何能與那些男人共存？在另一半的描述中，他們曾經做過的事情已經被刻在山洞裡的石頭上，萬劫不復——沒錯，如同存在於人類神話中的大洪水記憶，萬劫不復，沒有比這四個字更貼切的詞語。

很多年以後的一個下午，當姍姍裸著身體，在我大學宿舍的床上，同樣熟悉的乳房、嘴唇、輕輕呻吟，兩人卻哭紅著眼睛，她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，而我也對她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……那時我才意識到，那天我和私校男孩在美國街的偶遇，其實是姍姍與我的「花瓣預言時刻」：愛我，背叛我，愛我，背叛我，愛我，背叛我，愛我，背叛我……

後來的我們，以一種對那個年紀來說相當反科學的時間軸度，在一起了很長一段時間。一個夏天，三個月，八週，十二天，七個小時，當你問起人們國高中時期的感情時間，通常會得到這些答案，偶爾加上一句數學理論般的描述：「我想那不該定義為愛情。」而我和姍姍，從同樣的16歲開始，在禁忌的公園、公車站、公共廁所、百貨公司員工專用道，大白天衣衫不整出現在監視器的死角，午夜時分跟著人潮走出補習班，再跟著同一群人走進學測考場，聽見無數枝2B鉛筆畫卡聲像是昆蟲集體交配，十八歲生日那天超市裡台啤、冰火、廉價威士忌亂買一通，喝個爛醉，臉紅心跳，隔天偷騎父親的50cc老車去考駕照，在直線七秒壓線觸動警鈴，震耳欲聾，迷迷糊糊就成為了大學生。

在所有我們高中校園裡面，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校園情侶之間，彼此之間存在一種賽馬式的激情轉播口吻。「那一對五班的情侶，在畢業前夕陷入了分隔異地的危機……另一對相當低調的情侶，分別在十班與六班，還在持續向前挺進……那一對二班的情侶，也就是我和姍姍，會在這場看不見的馬拉松之中面臨摔倒、抽筋、落單、脫水、墜石、過度換氣、心肌梗塞、野獸攻擊等等等，任何常見或機率極低的處境嗎？」

我還記得，在我如夢的高中時光，我曾經赴約和約翰同桌用餐。那是一次非常奇怪的聚會。姍姍一直期望她和約翰以及我和約翰，能夠進入一種契約式的和平，可以假裝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，只是朋友和朋友，她也因此極力促成這場聚會的發生。我和約翰的一位共同朋友，法老，是一位我多年前喜歡過的女孩，她也在場，算是充當一位主揪的角色。我懷著不安與緊張的心情，穿上我最華麗的衣服，準時現身。

那間美式餐廳，位在百貨公司附近的巷內，那裡在百貨設點後突然如雨後春筍，冒出非常多間體面、亮眼的小餐館，那一帶在高中時期也是我們的地盤。一份經典美式牛肉堡套餐端到面前，圓弧形的麵包，表面反光，融化了的起司從一側流下。你必須選擇進食的順序，薯條生菜漢堡可樂，或者漢堡可樂生菜薯條，以此類推。你也必須將嘴巴張開到超越人類尺度的幅寬，才有可能同時吃到牛肉、酸黃瓜、起司、生蕃茄層層堆疊起來的，這樣一種從小只出現在美國電影中的味道……這一切都正在以一種奇怪的情境進行著。

約翰非常高，高過我超過一顆頭，這使我相當不愉快。我想那個年紀的我經歷了很多我發現完全無法改變的事實。那天留下了一張自拍照，約翰拿手機，我在一旁。他彎著膝蓋，為了讓自己與我同高。

那天發生的事我只想忘記。刪掉，擦掉，一切都不要。就連我與姍姍分手後多年，那天的記憶依然盤據在腦海。它究竟是什麼？不堪入目的。欲言又止的。我感到自卑，在他高聳的陰影之下，而我幾乎是在姍姍異常的熱情之中，才說服自己持續坐在那間美式餐廳裡，而不是丟下漢堡拔腿就跑。

美式餐廳的薯條是帶有顆粒的，比較粗，吃起來更脆，不知為何也更熱，像是永遠都剛起鍋。煎熟的牛肉與起司在百年經典的比例配方之下，融合的天衣無縫。對我而言，最難以接受的事情是，那食物好吃的不得了，好吃的讓人絕望。

自從我們第一次的廉價旅館體驗後，我和姍姍似乎開啟了一個新世界，走出校門後，有那樣一個地方，我們的身體能找到彼此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們走上相同的路，自動玻璃門嘎嘣嘎嘣的打開，等待著我們的是同一張床。那一張毫無個性的，純白色的，沒有歷史的床。總是乾淨，芳香，沒有任何一點皺摺。

倘若我們能被原諒，那是因為我們撫平了過去，就像那張雙人床一樣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們洗淨身體，我們衣不蔽體，我們讓自己被原諒。

路途。路途是朝聖的道路，也是贖罪的道路。路途很早就開始了它的軌跡。從校車底部的陰暗車廂，從紅燈亮起的高架橋，私人停車場，仁愛眼鏡，中華補習班，光南文具店，遠傳電信，星巴克咖啡，亞提斯美甲，大食客火鍋，最後來到那同一張雙人床。赤裸裸的羞恥，隨著行走的步伐，越來越加深加長，就像日落前夕的影子。我感覺自己是個罪人，因為我們都過於年輕，這一切不是被世界允許的。但在某些被遺忘的地方，我們的慾望依然能被安放，就在失修的自動玻璃門內，在櫃檯人員目光漂移的眼神裡，在如同高山湖般沒有漣漪的白色雙人床上。

我們嘗試了各種可能性，雙人床上，未知的事物像迷幻藥使用者的意識被打開，無以名狀，七彩斑斕。夜晚，我們被不堪的罪給籠罩，然而在白天的校園，我們擁有一個絕對不能說出口的秘密。那種禁忌的色彩使我興奮。漫步在走廊上，看著與我同齡的同學們，說說笑笑，跑跑跳跳。一道逆風吹過，我心想，你們可真是單純啊。過於青澀的歲月，那些讓我們本能上無法抗拒的事，我與同學們，已分道揚鑣，隔絕彼此在外。

有一天完事後，我們親吻著彼此的身體，姍姍在黑暗中問我，我們未來的孩子要取什麼名字好。

我喜歡一目了然，她說，不過考慮到孩子的健康成長，最好還是有個伴比較好，所以最少生兩個，三個也不是不行，畢竟兩個只能玩剪刀石頭布。房子的話，最好是公寓，在郊區，有二十四小時警衛的，比較安全，有保障，也不怕沒鄰居，不過學籍還是需要優先考量。普通轎車太擠了，以防萬一，還是先找休旅車比較好，我爸的朋友剛好是車商業務，或許可以拿到一個好價錢，能省則省。我聽我阿姨說過，女人的身體老得非常快，生育是不能等的。最

慢二十六歲吧。所以如果要享受一種有呼吸空間的新婚生活，就要在提早幾年結婚。你以後會感謝我的。不過婚禮不用追求盛大，簡單就好，我喜歡精緻小巧，婚紗才是重點。不過要有繡球和花童。至少八桌吧，免得不好看，我外婆會很在意。另外我有一個夢想。在第二排或第三排的地方，我想要安排特別的一桌，讓我所有的前男友都坐在那裡，你會同意的吧？這其實也沒什麼，我只是很希望能得到他們的祝福。到時候他們會圍成一桌，杯酒交歡，有說有笑，一兩個沒出席也沒關係。而我們會牽著手，端著酒杯，繞過我們的父親、母親、叔公、外婆，朝著那一桌走去，還沒抵達就會受到熱烈歡迎。

在我的想像中，那是一幅歷史性的畫面，如同《最後的晚餐》中的耶穌和十二門徒。一位在婚禮場邊側拍的匿名攝影師，會把在這場面拍的照片寄過來。那是一張沖洗過的彩色底片，除了角落處一點漏光的痕跡，整張照片充滿力量。我把照片好好收藏，放進相簿裡，直到我老到幾乎看不見，有一天我的子孫翻開，小小的手指輪流指著每一個人。「那他是誰？」

第一位前男友是約翰，淺淺一笑，讓人難以猜透他的心思。第二位前男友沒有出席，那張椅子被許多背包佔據。第三位是個短髮女人，她面有難色，原因是酒量欠佳。第四位前男友隱沒在斑白的底片漏光之下，無法看見。第五位前男友低著頭，忙著把蟹肉從多毛的前腳中吸出來。第六位前男友喝醉了，大聲說起他和姍姍的浪漫事蹟。第七位前男友正努力架住第六位前男友，阻止他不要繼續講下去。

清脆的乾杯聲響起，苦澀感流進身體。照片中我坐在第八個位子，舉杯祝福這對美麗的夫妻永遠幸福。

到了那個時候，姍姍在我耳邊說，我們會得到最好的祝福。